

盧道虔

盧元明

北齊

盧文偉

平鑒

陽休之
陽昭

北周

寇洛

唐

盧藏用

劉忬
子濟

盧憇

盧徵

高霞寓

盧攜

後梁

馬慎交

高邵

後唐

元行欽

王緘

周知裕

後晉

盧導

曹國珍

後漢

李殷

劉晞

劉在明

王保義

後周

盧損

王進

前蜀

盧延讓

經有雜記子有雜家雜者駁而不純之謂歐陽永叔撰五代史記別立雜傳一門今仿其例於庸碌無能之輩而事蹟較多於才猷自許之人而瑕瑜互見者皆彙而存之以別於先賢鑒誠云爾志

雜人

秦

蔡澤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舉孰視而

笑曰先生曷鼻巨肩

集解徐廣曰曷一作渠
偈一作仰巨一作渠

魑顏蹙髑膝攣

徐廣曰一作率

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

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澤

笑謝而去之趙見逐之韓魏遇奪釜鬲

史記列傳

於涂聞應侯任鄭安

平王稽皆負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

戰國策五

應侯者魏人范雎先爲

相魏齊僂辱詳死得出鄭安平操亡伏匿秦使謁者王稽於魏安

平與約載雎入秦昭王拜爲相封應侯雎旣相言於昭王拜王稽

爲河東守任鄭安平爲將軍昭王後五年用應侯謀大破趙已而

與武安君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擊趙爲趙圍急以二萬人降

趙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應侯日以不懌

史記范
睢傳

昭王

臨朝而歎曰今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外多

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

資治通鑑六

澤使人宣言以感怒應

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宏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

而奪君位

國策五

應侯使人召之澤見應侯禮又倨應侯不快因讓

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請問其說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

之序成功者退君獨不見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何

足願與應侯謬曰何爲不可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盡君子有殺

身以成名死無所恨澤曰夫人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名身俱全

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僂辱而身全者下也君之怨已

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危之

資治通鑑六

君何不以

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長爲應侯孰與以禍終哉

國策

應侯曰善

敬受命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

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霸之業世俗之變

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史記列傳昭王召見

與語大悅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免相昭王新悅澤計畫拜爲

相東收周室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

剛史記作綱成君成君居秦十餘年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策國

五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策國

七

燕

田光燕處士荆軻至燕光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會燕太子丹質

秦亡歸求報秦問其傳鞠武鞠武曰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

勇沈可與謀史記刺客傳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鞠武敬諾出

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田光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爲道

跪而拂席

國策三十一

坐定太子曰丹嘗質於秦秦遇丹無禮日夜焦

心思欲復之論衆則秦多計強則燕弱欲合從心復不能常願先

生圖之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及其衰也駑馬

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

國策

欲爲太子良

謀則太子不能欲奮筋力則臣不能

燕丹子

案國策史記刺客

下策光之爲丹畫亦以丹之不能用其良謀不得已而

雖然光不

出此耳不然何以爲智深勇沈邪故取燕丹子補之

國策

敢以乏國事也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

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

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爲人不拘小節欲立大功太子欲圖事

非此人莫可

燕丹子

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於荆軻光敬諾卽起趨

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

泄也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今太子約曰所言者國之大事願勿泄是疑光也夫爲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

遂自剄而死

國策按燕丹子作吞舌

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

太子再拜流涕而言曰丹所以戒田先生勿言者欲以成大事也

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

史記刺客傳

秦武陽燕國勇士年

十二

史記作十三

殺人人不敢忤視荆軻使秦武陽爲副

國策

荆軻愛燕

之善擊筑者高漸離日與飲於燕市至易水旣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涕泣秦王旣殺荆軻高漸離變名姓爲庸保匿作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

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
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高漸離乃退出其匣中
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
而歌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
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
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
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

史記刺
客傳

漢

衛滿燕人

漢紀十四

史記朝鮮傳作朝鮮王滿不著其姓索隱云案漢書滿燕人姓衛攷漢書朝鮮傳無姓衛之文惟

後漢書及三國志東夷傳有之當本諸漢紀

高帝十二年

史記高紀

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

亡命聚黨千餘人魑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沮水

史記朝鮮傳

詣朝

鮮王準降信寵之拜爲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

黨衆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

魏志東夷傳注

引魏略

擊破準

後漢書東夷傳

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

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奪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

漢書朝鮮傳

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久擁闕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使御刺殺逆何

者朝鮮裨王長卽渡入塞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拜何爲遼東

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

船將軍楊僕從齊海浮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

渠發兵距險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

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遣太子謝方渡沮水疑復引歸右渠遂堅

守城兩軍急擊朝鮮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使人殺右渠降王險

城未下右渠大臣成已復反左將軍使右渠子長誅成已遂定朝

鮮史記朝鮮傳以其地爲樂浪臨屯元菟真番郡漢書武紀封長史記漢書表作張路

爲幾侯史記朝鮮傳六年使朝鮮謀反格死漢書孝武功臣表

王恢燕人數爲邊吏習知胡事史記韓長孺傳孝武建元五年爲大行令

漢書百官公卿表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

聞上遣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越

王弟餘善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今王

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

奉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史記東越傳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恢

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載卽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韓安

國曰千里而戰卽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

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彊自上古弗屬漢

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勢必危殆臣以爲不如和

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漢書韓安國傳其明年馬邑豪聶翁

壹索隱聶姓也翁壹名也漢書云聶壹因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

史記韓長孺傳上迺召問公卿恢議臣以爲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選

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阻險以爲其戒單于可禽百

全必取上從恢議漢書韓安國傳陰使聶翁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

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史記韓長孺傳單于愛信之令歸爲

間壹乃詐斬死罪囚頭懸邑城上以示單于使者使者還單于乃

歸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漢紀十一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

馬邑旁谷中恢爲將屯將軍別從代主擊輜重史記韓長孺傳單于入漢

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雁門尉

史行微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

兵所居單于大驚乃引兵還史記匈奴傳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卽罷恢

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勢必敗則以便

宜罷兵皆無功史記韓長孺傳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恢曰始約爲

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

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

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漢書韓安國傳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

恢私行千金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

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

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

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可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

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史記韓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匈奴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劍習弓馬性

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合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

是知名初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常爲臺閣

所崇信出爲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會赦見原辟司徒劉

寵府舉高第

後漢書列傳

九江山賊起劫刺史球以太尉掾

按劉寵傳言頻遷司

徒太尉球辟劉寵府故并爲太尉掾也

爲九江太守設方略卽時摧破誅鋤豪强郡

中累足

後漢紀二十四

遷平原相

後漢紀作甘陵相案球出教言前莅高唐爲貴郡所見枉舉云云高唐屬平原

郡若甘陵則屬清河郡紀誤今從傳

出教蠲愆咸畏服焉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顥奏

長吏苛酷貪污者皆罷免球坐嚴苦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以球

九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事論頃之拜尚書令

後漢書列傳

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生

後漢靈帝紀

詔中尙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

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

通鑑五十七

球諫曰臣案松覽等

皆出於微蔑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貴俛眉承睫微進明時

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

詞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

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

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

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初

黃門令王甫大長秋曹節專權任勢

後漢紀二十四

球嘗撫髀發憤曰若

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二年選爲司隸校尉

後漢書列傳

甫使門生王翹

楊彪傳注引華嶠書

於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

楊彪發其姦言之司隸

後漢書楊彪傳

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

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敷封爵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訓朱禹齊
盛等及子弟爲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熲諂附佞倖
并宜誅戮於是悉收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長樂少府萌沛相
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箠朴交至甫萌父子悉死杖下熲亦
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
子皆徙比景

後漢書
列傳

球勅都官從事曰先舉權貴大猾乃議其餘

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於是權門股
慄京師肅然球誅甫後欲收曹節節不敢出沐

後漢紀
二十四

時順帝虞

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投淚曰我曹自可
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
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
爲衛尉時球出謁陵節勅尙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

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糾誅王甫
段熲蓋簡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

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

後漢書列

傳

長樂少府陳球以書勸司徒劉郃郃結謀陽球球小妻程璜之女璜

節等誅之尙書劉納亦深勸郃郃結謀陽球球小妻程璜之女璜

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者也節等頗聞知乃重賂璜且脅之璜懼

迫以球謀告節節因誣

誣字據列傳補

白帝郃等與藩國交通謀議不軌

帝大怒

後漢書陳球傳

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徙邊

後漢書列傳

初球爲將作

大匠與蔡邕叔父衛尉質有隙會邕章奏洩露程璜遂使人飛章

言邕質私事請託欲從中下邕質獄詔減死徙朔方球使客追路

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

其情戒邕故得免

後漢書蔡邕傳

重文橫入窮怒所遷亦云酷矣

後漢書酷吏傳

三國魏

劉放字子棄

魏志列傳

涿郡方城人

通鑑七十
四胡注

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

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爲松答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旣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出爲郃陽役羽贊令魏國旣建爲祕書郎文帝卽位轉左丞數月徙爲令黃初初改祕書爲中書以放爲監加給事中賜爵關內侯遂掌機密

魏志列傳

事無不綜

裴注

三年進爵魏壽亭侯明帝卽位加散騎常侍進爵西鄉侯尤見

寵任

魏志列傳

每有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放善爲書檄三祖